欽定石渠寶笈三編

欽定石渠寶笈三編

延春閣藏十八

列朝名人書畫

明宣宗畫花卉草蟲 一卷

明宣宗畫松陰蓮浦 一卷

明宣宗畫金盆鵓鴿 一軸

明宣宗畫山水 一軸

明宋濂自書戴曾伯序文 一卷

明冷謙勞軍細柳圖　一卷

明冷謙壽山福海圖　一軸

明楊基書鄭元祐撰陶煜行狀　一卷

明張羽畫寒巖積雪　一軸

明徐賁畫山水　一冊

明徐賁畫山水　一軸

明徐賁畫山水　一軸

明徐賁畫溪山亭子　一軸

明宋克畫花卉 一軸
明方孝孺書默菴記 一卷
明王紱萬里江山圖 一卷
明王紱送別圖 一軸
明王紱畫古木竹石 一軸
明王紱畫古木竹石 一軸
明夏昺畫修篁拳石 一軸
明夏㫤湘江過雨圖 一卷

明夏昶畫竹 一卷

明夏昶三祝圖 一軸

明沈度書朱子年譜 四冊

明邊文進畫羣仙拱壽 一軸

明趙壽孫猴獻壽圖 一軸

本幅絹本。縱一尺一寸六分。橫七尺七寸八分。設色畫花卉草蟲。款。宣德二年。歲次戊申春二月武英殿御製賜狀元馬愉。上鈐武英殿寶

後幅題跋

為愛溪頭紅蓼花。秋來獨作草蟲家。尋香粉蝶應隨夢采蜜黃蜂不趁衙絡緯語殘涼露

滴寒蟬立困晚風斜畫圖渲染驚初見却似扁舟過赤沙檉居杜堇鈐印二杜堇之印檉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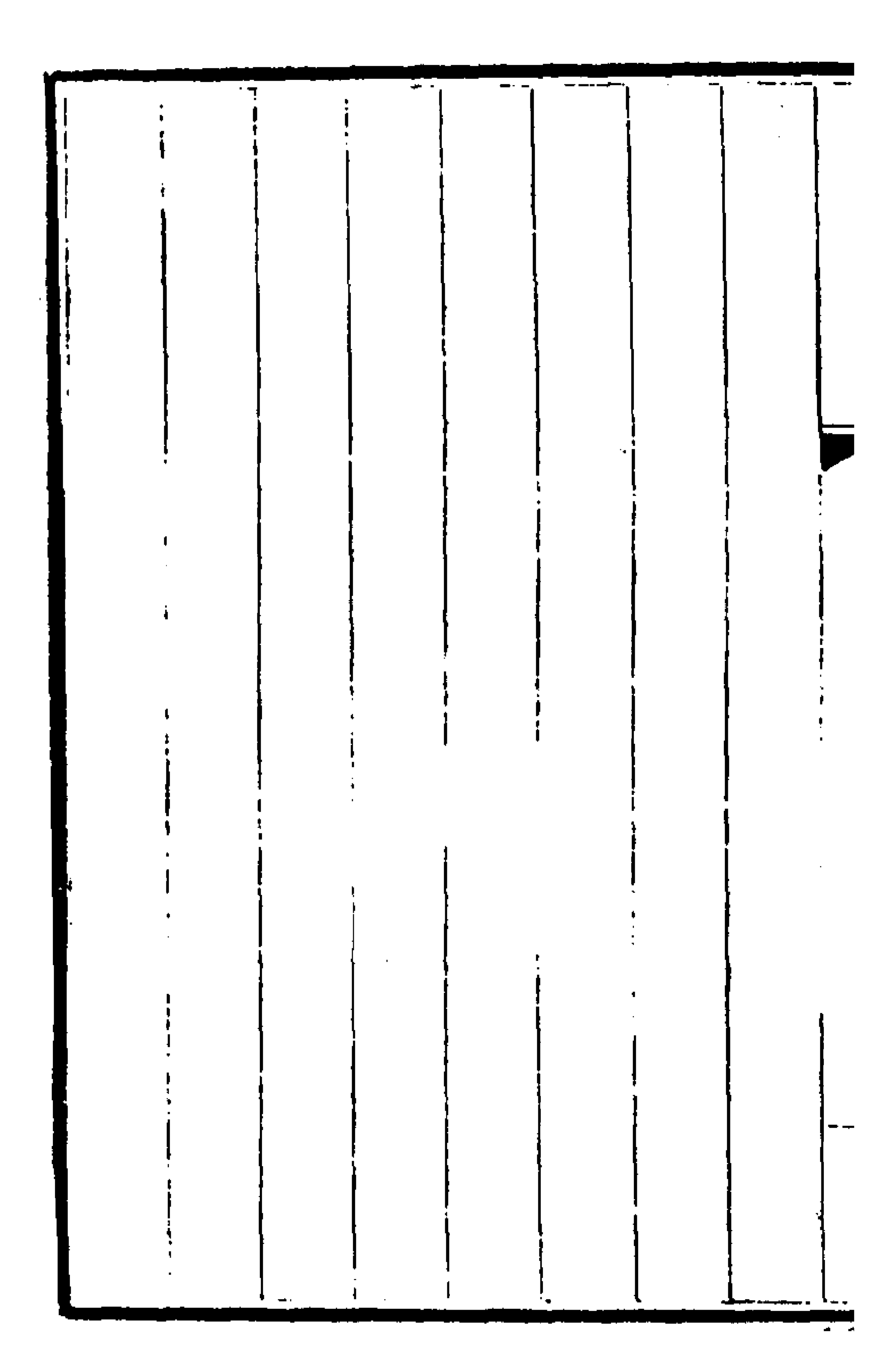
右宣德御製草蟲一卷真有天趣凡點染禽魚蟬蝶多有思致各擅其妙此卷向為王澹菴秘藏之物今吾鄉陸太常得之誠鑒賞之冠暇日示予援筆書此山陰劉士傑鈐印一劉士傑印

五湖陸師道曾觀鈐印一陸氏子傳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真賞、汪口之印、錢氏叔寶、杜綰印章。

謹案：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丁未賜進士第一。歷官禮部右侍郎。有澹軒集。杜堇，字懼男，號檉居，古狂，丹徒人。考見續編。畫史會要作陸堇，云始姓杜也。



明宣宗畫松陰蓮浦　一卷

本幅紙本接裝二幅。皆縱九寸七分。前幅橫三尺五寸。淺設色畫偃松磐石。芝草萱花。襯以遠山雲氣。款宣德二年五月御筆。賜趙王上鈐皇帝尊親之寶。接幅橫三尺一寸一分。淺設色畫荷蓋蓮房。文禽水藻。款御筆。上鈐安喜宮寶。

卷內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

鑑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安儀周家珍藏珍秘心賞朝鮮人

安岐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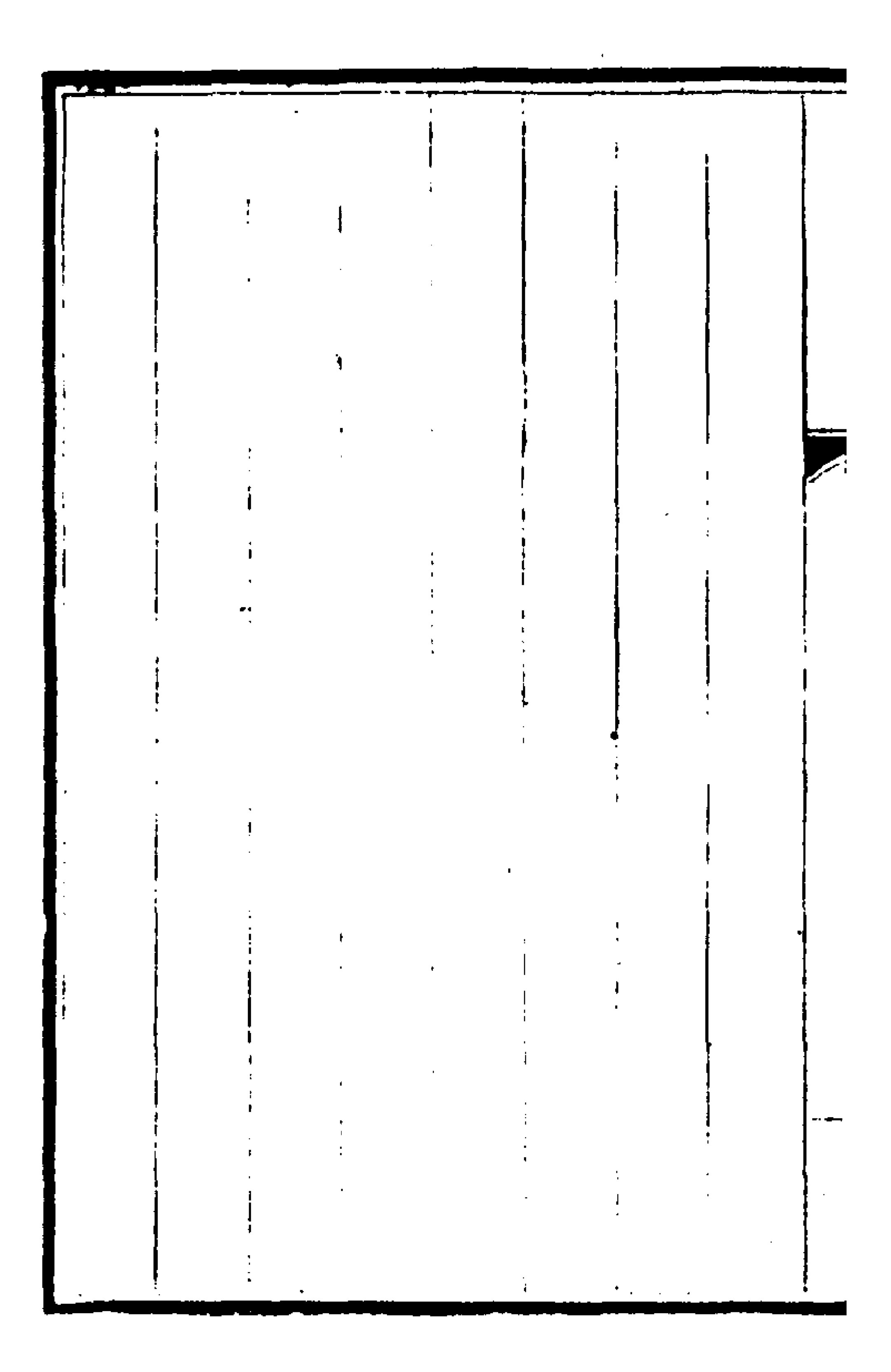
明宣宗畫金盆鵓鴿一軸

本幅絹本。縱二尺七寸一分。橫一尺四寸六分。設色畫鵓鴿四。貯水金盆一。鈐璽一。雍熙世人。

軸內分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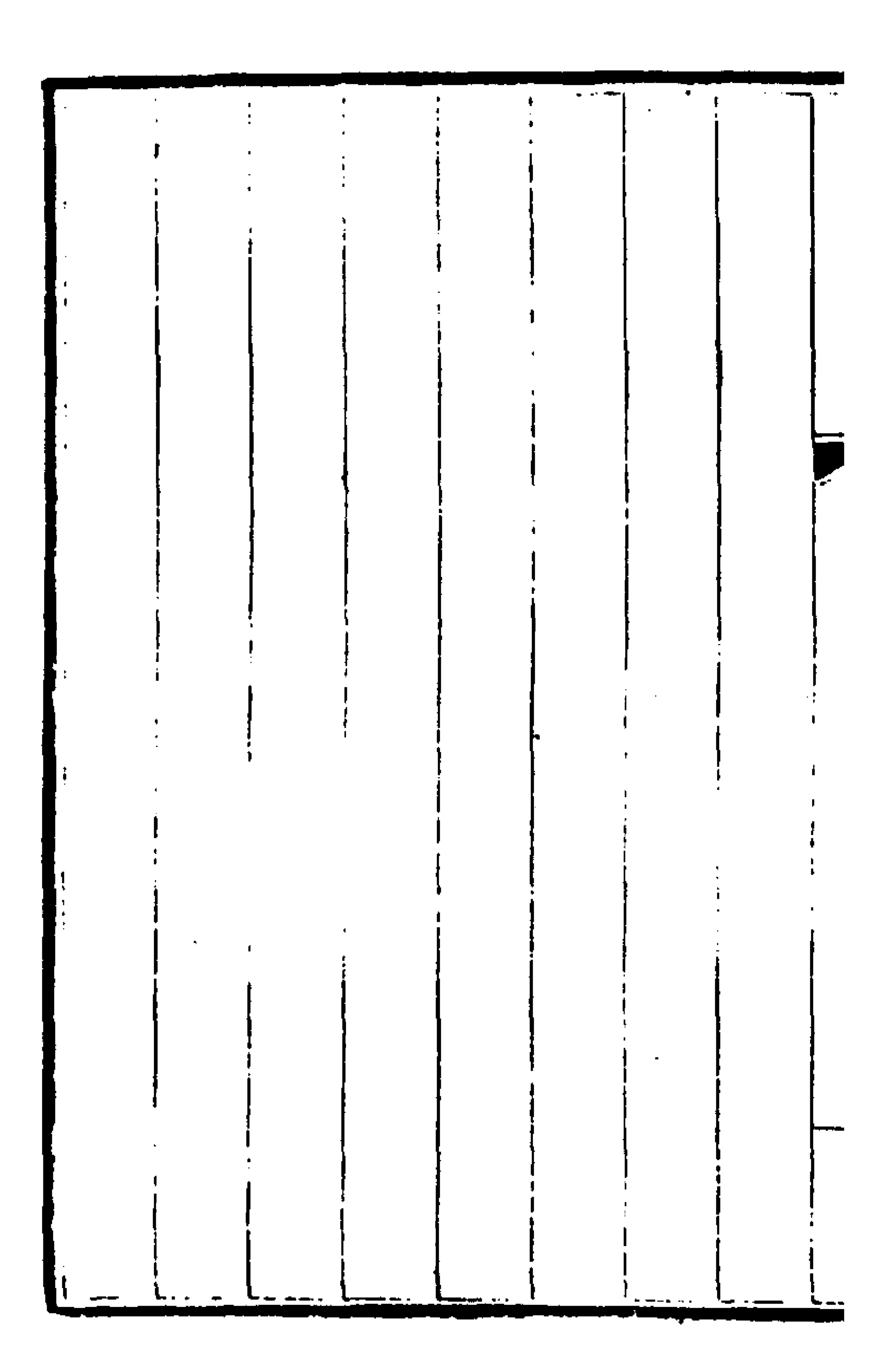


明宣宗畫山水一軸

本幅絹本。縱五尺五分。横一尺六寸六分。青綠畫白雲碧嶂。綺宇瑤林。款宣德六年御筆。鈐璽一。武英殿寶。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玉殿侍臣中書省官章。



明宋濂自書戴曾伯序文一卷

本幅紙本。接裝二幅。皆縱一尺二分。首幅橫三尺七寸。行書劉源集序曰。宋季敝矣。應用為急。偶儷為奇。靦然自負。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律。孳孳為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糅而畧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

之詞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直瀉怒奔之失按此句而字下

疑說
無字

嗚呼。此非近所謂豪傑之士耶。戴公名良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宋濂序。鈐印一。金華宋氏景濂 次幅横三尺一寸四分。行書。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旨。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之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

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數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記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説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無款印。

後幅題跋

金華先生以文雄視一世。精深莫及。右作乃

戴曾伯先生序文。其詞意臻妙。書法遒勁自脫常格。閱之數四。若圭雪在前。珠露蔽野。灑然清思之逼人也。獲是卷者。能不以犀貝並珍而什襲謹藏。以貽其子孫哉。庸識其尾以紀歲月云。正德戊寅孟冬後九日。吳郡唐寅書。鈐印三。吳郡。唐伯虎。南京解元。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 天籟閣。桃里。若水軒。一壺。項叔子。項

墨林鑒賞章、退密墨林甫、子孫世昌。項墨林印、檇李項子京家珍藏子京所藏、子京。一重檇李項氏士家寶玩、一重項墨林甫秘笈之印、學圃堂印、寄傲項元汴印子京甫印。

謹案戴表元、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兵亂不就、官元成宗大德八年、以執政薦除信州教授、再調婺州、皆以疾辭、其後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交薦不起、著有剡源集、其字實已詳宋序。

明冷謙勞軍細柳圖 一卷

本幅絹本。縱一丈六尺七寸五分。橫一尺二寸。設色界畫畫細柳營。旁繚以垣。前塹以濠。亞夫戎服坐中庭。士吏甲冑拱立軍門外。一騎持節傳語。步卒相望於道。騎士十數。導漢文帝輦按轡而行。後騎無算。旌旗絡繹。出沒於碧林青嶂之間。款湖湘龍陽子為三丰遯老作。鈐印二。冷謙。龍陽子。

後幅題跋

勞軍細柳圖卷。乃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謙。字啟敬。龍陽其別號也。中統初同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天文地理律口。以至衆技皆通。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乃棄釋業儒。遊于霅川。與故宋司户參軍趙孟頫子昂。于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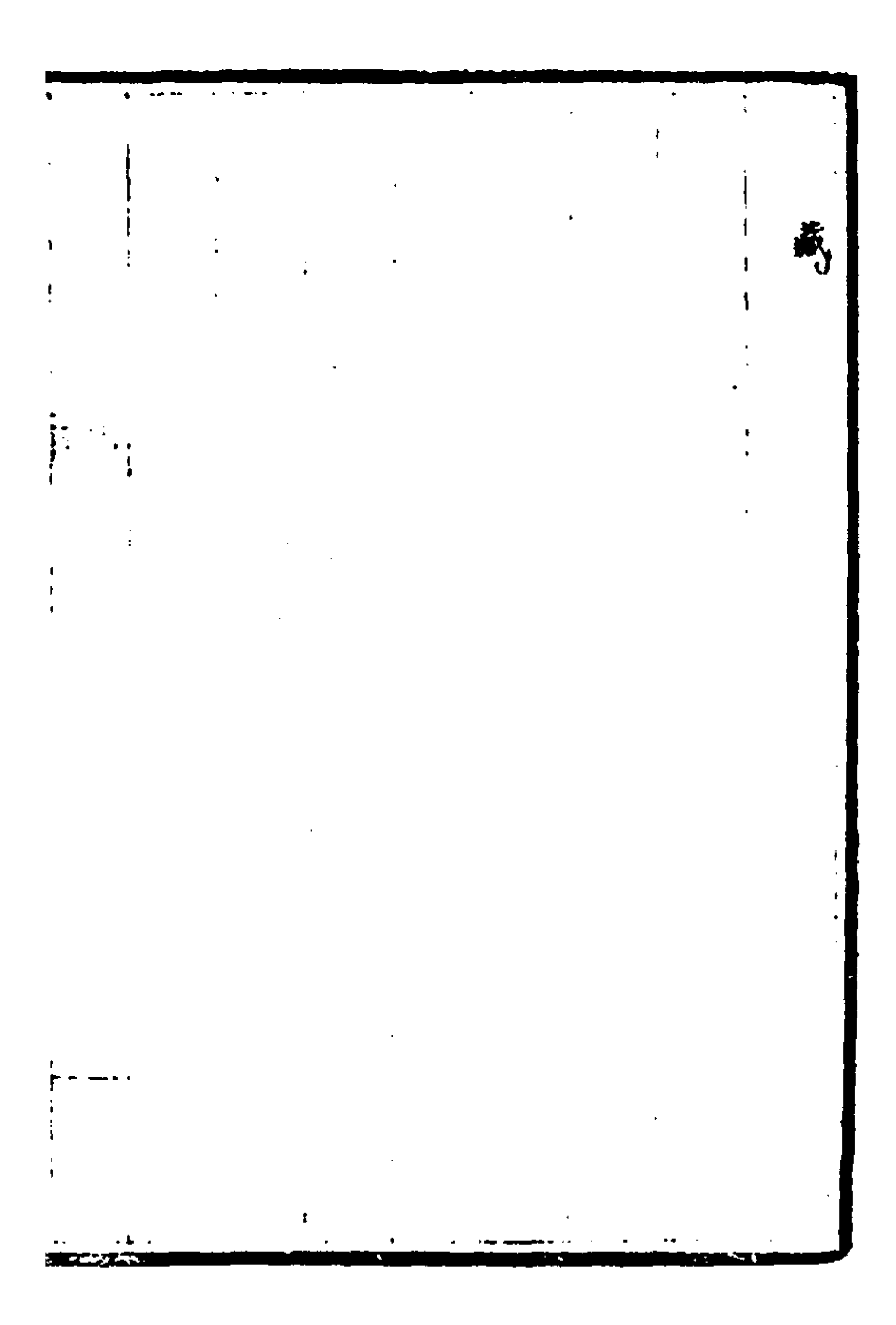
唐李思訓將軍畫。而遂妫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樹石。無異將軍之筆法。傳彩更加纖細由是以丹青鳴於當時。隸淮易。遇異人授中黄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術。頴然而悟。如巳作之。至正間則百餘歳矣。綠髮童顔。如當方壯時。值紅巾之暴。君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迹不得見矣。至元六年五月為余作

仙奕圖。此卷乃至正二年春三月作也。吾珍藏若連城之璧。未嘗輕與人觀。余恐後人不識冷君之仙筆。混於凡流。故特識之。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書。鈐印一。仲獻。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謹案。冷謙字啟敬。武陵人。考見續編。張三丰。名君寶。字全一。一字元元。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人目為邋遢張。遼東懿州人。金時修煉寶雞縣之金臺觀。元時學道鹿邑太清宮。洪武初。復來寶雞。太祖四方求不得。成祖請雞後至京師。英宗封為通微顯化真人。見名山



明冷謙壽山福海圖一軸

本幅絹本縱五尺七分橫二尺二寸設色畫滄海洪波。三山縹緲。原題茫茫一瀛海渺渺三神山。浴日魚龍見浮天星斗斑。洪濤晻靄外。蒼翠有無間。何日金銀闕乘風採藥還。潄陽。鈐印三黃閣清風綸扉漫興。少保之章。

舊題籤

冷啟敬壽山福海圖。神品。江上外史笪重光

題鈐印一。在辛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退密神品楓溪藏二蕉珍藏書畫之章常口真賞。東嘉口口口珍藏圖書印。口山主人珍藏子京父印墨林秘玩。項墨林父祕笈之印。

謹案澂陽當是趙志皋。攷志皋字汝邁蘭谿人隆慶戊辰進士第三人歷官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懿有澂陽集

明楊基書鄭元祐撰陶煜行狀一卷

本幅紙本。縱八寸九分。橫三尺六寸三分。楷書。元故白雲漫士陶君行狀。君姓陶氏。其得姓始於堯。至晉長沙公與靖節處士。皆已垂名無窮。更江左五朝。歷唐以入於宋。衣冠蟬聯。世不乏人。有家于台。台之族又别為四。其一在黃巖州。□□□□□□□生太府寺簿諱居安。寺簿生太學録諱應雷。至元丙子。忠武

淮安王統兵平宋偏師至台學錄爲鄉里請命將版授以官則曰吾欲口父母之邦口知有它築室淸陽谿上藥病者襯口口賑飢者煦寒者妣繆氏賢故志得伸及生君有異禀未髫髫便異常兒稍長從周先生仁榮學遂於易下逮百家九流之學皆通曉學成迺出遊足迹幾遍天下已而上京邑王公貴人聞君言論莫不驚喜傾下然所持者連城之璧

照乘之珠。椟之武砆魚目為病。於是翩然南歸。每曰燕趙古稱多奇士。今所見何不逮所聞耶。既歸。齒髮方壯。而家貧。鄉里諸儒先勸君宜少屈以就祿。遂試吏蘭溪。州民盜鷺當剌臂。君念其貧。輕鷺直得免剌。浙省檄補江陰州。州民劉鐵。欲强犯趙屠妻。趙訟鐵。鐵抵皐一日縛其妻犯之。且痛箠趙幾至殞。趙弈急捉刀刺劉。君謂事出倉卒。非有意故殺也。

趙得減死。州重建治所，君主辦社稷壇，歷久寖壞，每春秋社祭之元妙觀靈星門外，君白於尹。社稷復有壇，調松江創聽事，後燕堂若干楹。君才優長，能使民不知役而事集。屬邑上海民徐德甫，訟戴千戶强刦二人，瘐死十九人，具獄，民皆以為冤，君平反之。時部使者韓公審讞，一如君所言，移文陞賞，君力辭。縣豪民朱莬坐殺死，籍其家，悉以兩家田賜丞

相脫脫丞相威權震海內差官南下任腹心高成劉成副以惡少年為爪牙肆虐縱暴設計陷民財民無辜被搒掠死者不可殫記府縣曲從風旨莫敢誰何王熏善以母老被詬辱奮不顧死言于官官吏悉驚避獨知府楊侯伸痛憤之意未決君進曰朝廷命公尹是邦寧忍坐眎赤子殞命於餓虎之頤侯大喜即與君謀盡逮繫鞫竟所差官詭文移省遣

使至府考立府官皆震懼君獨抱案條析理直辭明悉比律斷遣事聞丞相丞相賞以幣以年勞除杭州東北隅錄事司典史畏吾人伯不華與其妻忽剌真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觀音奴為小妻小妻頗美貲豐饒善迎合至抑賤正妻妻不勝憤不華擲刃以剸弗斃墐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俾餓死婢引兒訴主母

枉於官。録事揮使去不敢受辭君曰。此婢去
三人必俱死。於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
全。伯不華雖以赦釋免。猶坐黜退。云至正壬
辰春。除信州弋陽縣以病不赴秋再除湖州
歸安縣。時方兵興長興州已陷浙省叅政脫
脫檄君與烏程縣各運糧二萬斛給餽餉君
募鉅艘二十以載糧。軍未至半道潰即指授
諸艘。使各有定處甫二日湖州陷。君曰從叅

政畫計遏復湖州而軍無見糧君走一介名諸艘其至無時刻違遂加賞賚錄功中書不報方事變時守土大吏望風奔潰槌埋竊發至有火人室廬淫殺縱恣君稟命衆政按其皐不少貸良民始復蘇丙申冬除紹興上虞縣太息言曰吾懐抱利器其出將為家國天下用而廼浮沉下寮今年餘七十其所蘊曾不得少試以死尚何言戊戌九月二十日卒

於府城都昌坊之寓舍享壽七十有二妃趙氏故宋宗室諱孟本女也有淑德先君十二年卒葬黃巖州靈山鄉逍奧之原令侍講晉陽張公翥為應奉時銘其墓生男子三人長宗儀娶海道都漕運萬户松江費雄女次宗傅娶錢唐於從正女次宗儒未娶女三人長適同郡杜蒙正子思絅次適慶元路經歷寧國楊德榮子垣次尚幼孫女一君之歿時艱

路梗寓殯會稽玉笥山之原其為人倜儻磊落於為義若飢渴居父母喪哀毀骨立四時薦享感愴怛悼待人以誠律已以亷蓋皆天稟然也君諱煜字明元嘗自號逍遥山人又自號白雲漫士喜吟咏善樂章夫其所遊歷與其所交友及其所抱負當大有為可也而乃老死簿書期會間然觀其悉心吏牘不怵於世不溺於利享尊爵厚禄者媿於君多矣

膚述其履歷之概以俟銘墓者采焉至正十九年正月遂昌鄭元祐狀至正庚子秋七月既望西蜀楊基寫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橫延閣書畫印陶明發印雁湖陶勝叔甫珍藏印永真之印朱氏象元沿州合同 半印 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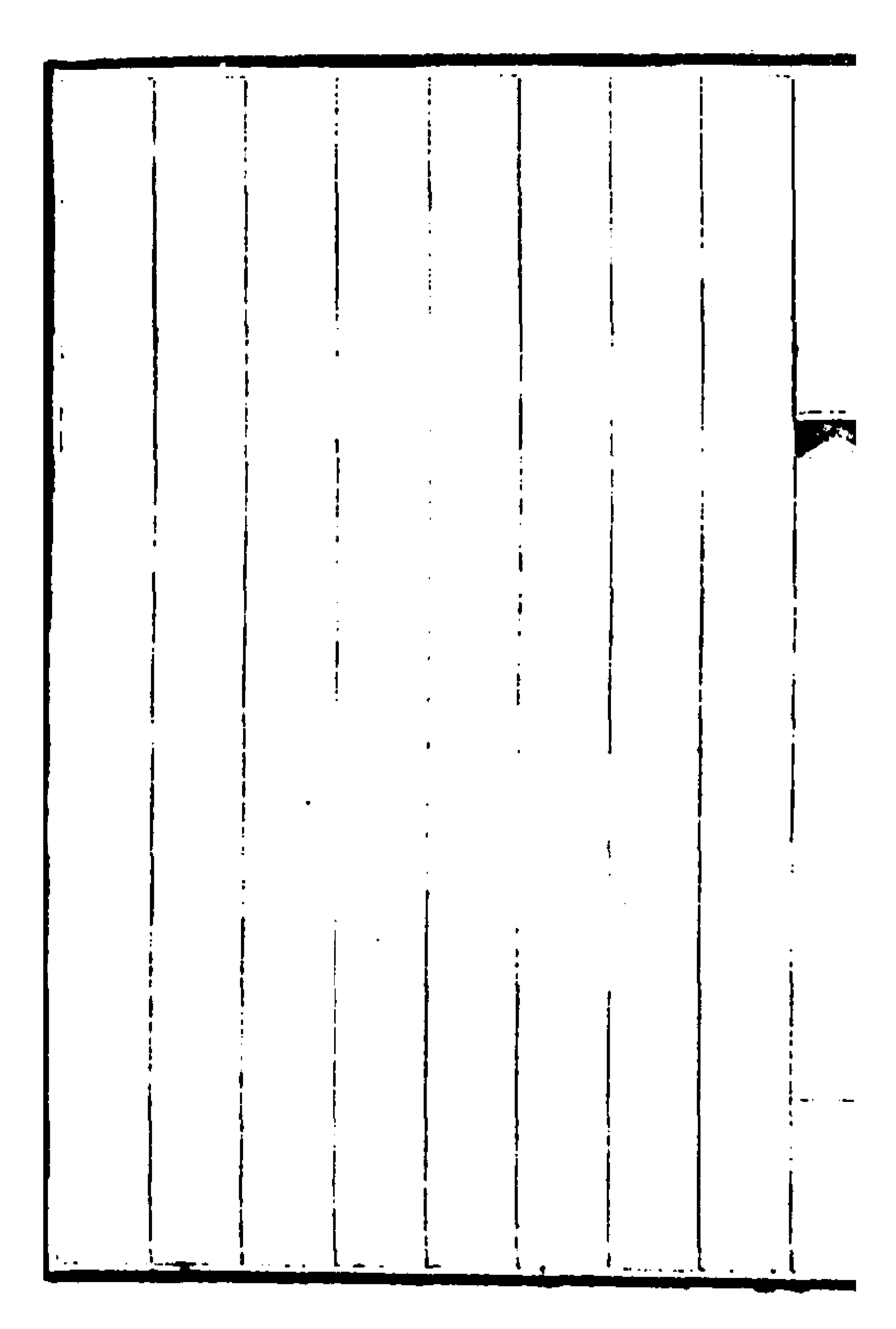
謹案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徙居吳官至山西按察使攷見續編陶煜宗儀之父已詳鄭

行狀

明張羽畫寒巖積雪一軸

本幅絹本。縱三尺三寸五分。橫一尺二寸。水墨畫。自題寒巖積雪隸書。款。張羽。鈐印一。張來儀氏。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明徐賁畫山水　一冊

本幅紙本。八對幅皆縱七寸八分。橫九寸九分。右幅。一設色畫嶺際青松溪頭紅蓼。二設色畫釣艇漁磯。雁行三五。三水墨畫複嶂重巒雲端高閣。四設色畫紅葉疎林片帆輕泛。五。設色畫遥岑葱翠。山舍邨居。六水墨畫層巖峭聳。別浦輕舠。七水墨畫嵐靄空濛茆簷依接。八。水墨畫疎林老屋。淺水平蕪。末幅款。

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東海徐賁寫鈐印二。徐

賁之印。幼文氏。左幅空。

鑑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明徐貴畫山水 一軸

本幅紙本縱一尺九寸三分橫一尺二寸二分淺設色畫層嶂懸流小舟泊岸有人策蹇從橋上行自題山靄籠嘉樹層巖瀉埜泉高人於此住所得靜中緣東海徐貴鈐印一徐幼文

軸內分鈐

鑒藏寶璽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雪堂珍賞曝書亭珍藏

明徐賁畫山水　一軸

本幅絹本。縱四尺七寸。橫一尺九寸五分。水墨畫山樹如醬。清泒可掬。茆屋中二人對語。一舟子搖櫓溪間。自題山中白晝永如年。綠樹清泉斷復連。豈是金沙無事到。自甘心卧硯池邊。東海徐賁並詩。鈐印一。幼文。

鑒藏寶璽　五璽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　墨林秘玩。子京父印。致軒鑒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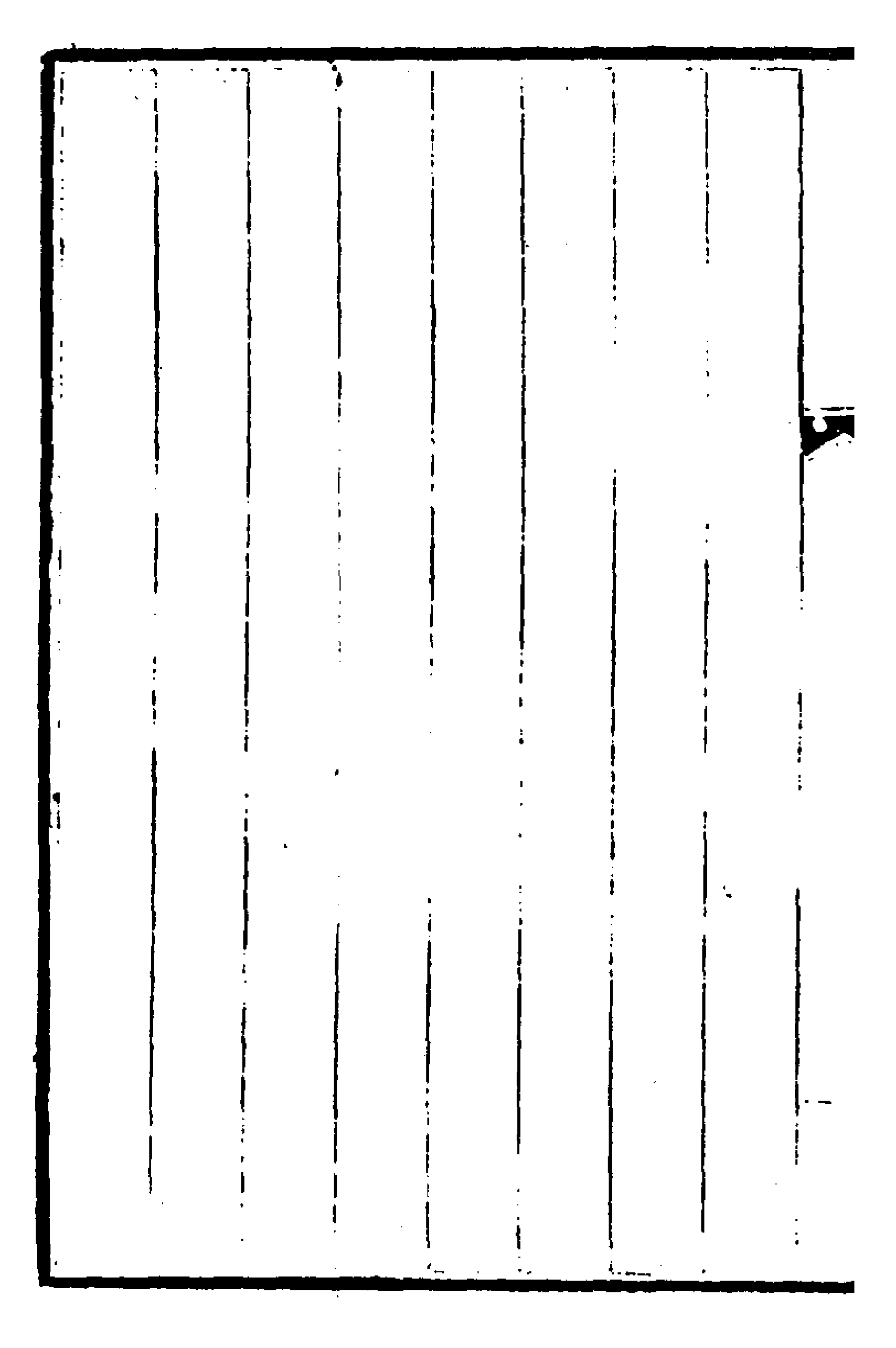
字訛

明徐賁畫溪山亭子一軸

本幅紙本。縱一尺八寸一分。橫八寸三分。水墨畫遠山一抹。倚樹孤亭。款洪武乙亥端陽日。徐賁為肅雍寫溪山亭子圖。鈐印一。幼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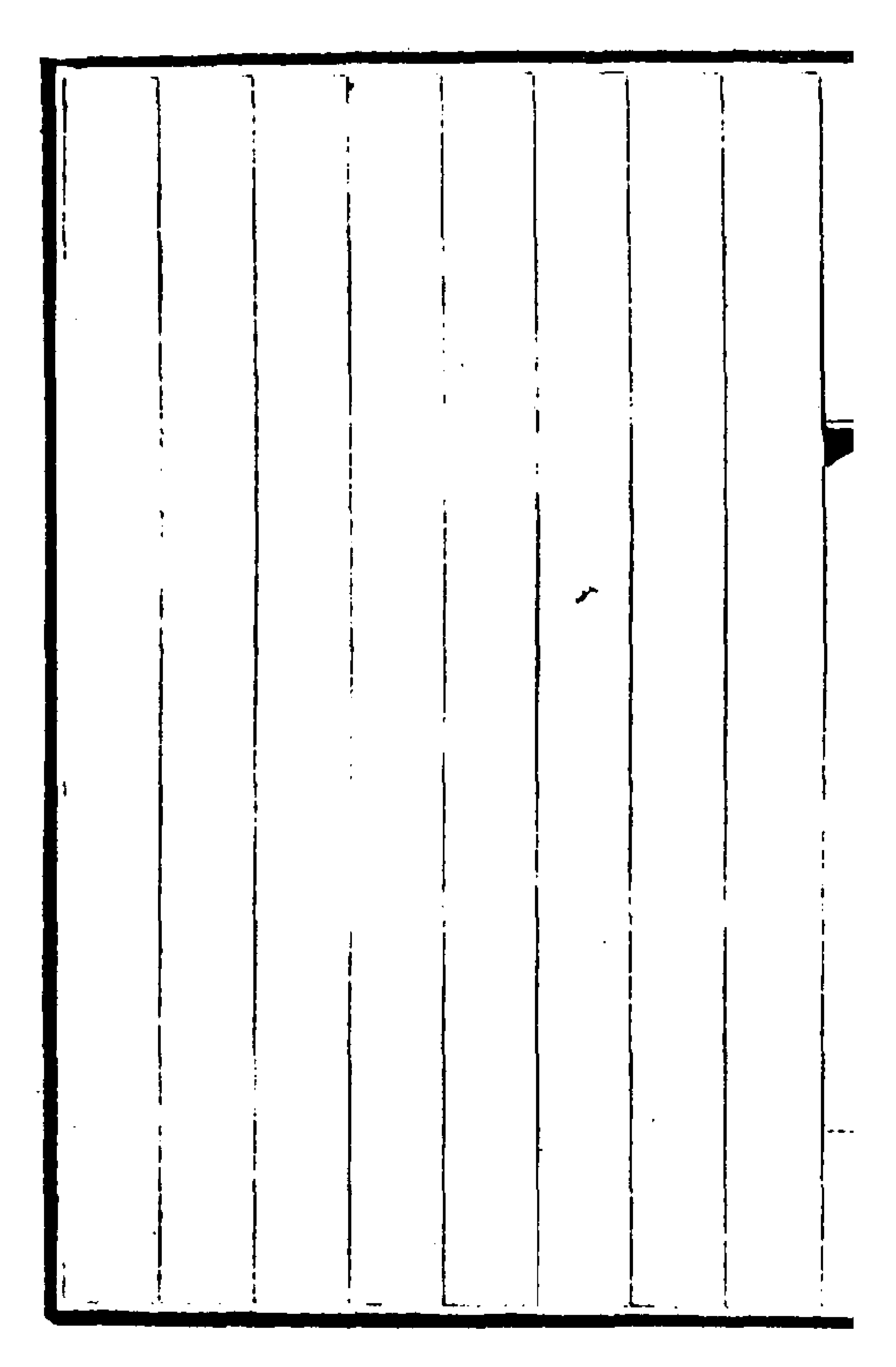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何元朗氏。清森閣書畫印。



明宋克畫花卉一軸

本幅絹本縱四尺二寸三分橫一尺八寸五分設色畫石榴百合石竹萱花菖蒲叢生石間款甲午夏五月朔日法元人筆意於翠幕山莊宋克鈐印二宋克之印仲溫



明方孝孺書默菴記　一卷

本幅紙本。縱九寸五分。橫一尺七寸六分。小楷書默菴記。會稽俞先生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絶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爲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庵。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

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於家。則親愛疏離。命不修於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為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民人。為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為人師。以教民善俗為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烏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為默。而不知默之

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予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渟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安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閧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汩汩如溪潢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

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辯不得已而後辯則其辯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可為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辯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辯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

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

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

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

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侶矣。請質諸先生

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自識。余不善書偶

得佳紙。錄此文未終篇。輒棄去王君修德見

而足之。珠璧在後。魚目奚所發其光邪。乙丑

五月廿七日。孝穛戲題。無印。

後幅題跋

方正學之忠憤激烈德器宏毅學問淵涵世所景仰百世不泯乃其書法之遒勁精嚴如端人正士望之起敬可以釋躁妄收放逸蓋意兼歐虞妙出神運未易窺其蘊也讀斯記而知默可裕言語非騰說如愚盡道多言數窮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今為與材顧世兄所珍襲得一寓目愧尠修拙腕皆不足為先生

執鞭。惟與材具捧遺墨而得師資。不負稱橋翁大司寇之文孫。著竊翹跂屬望之矣。泰昌改元孟冬幾望。江左後學朱之蕃敬書。鈐印三。閒園。朱之蕃印。少宗伯。

正學先生書黙菴記。蓋有意於黙者。具在建文朝。更制度改服色。絶不為黙。比文皇召對。則不能屈其膝命之草詔。則不能卷其腕。臨刑迺為絶命詞。英氣忠節。宇宙間千古不滅。真以黙為言者

哉。鄭端簡公為先生作傳。有云。四方得公一字。寶於金璧。與材於二三百年之後。藏其遺跡盈楮。寶之又當何如也。秣陵梁桂茂鈐印二。惟榮父梁桂茂印。大司寇顧東橋公守台詩。題侯城里二詩。蓋吊正學先生也。彼時雖屢經大赦。尚未敢直稱靖難時事。故詩題諱言之。神廟初年。詔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

存者。厚加卹錄。於是先生忠節益大顯。而人人能言其激烈之狀。先生書默菴記。東橋公藏之有年。今其曾孫與材出以示余。與振因誦侯城里二詩。則東橋公生平所用重先生者。蓋亦億祺同新矣。並錄公二詩於左。萬壑千厓控海門。愁雲不散晝長昏。王衷枉積林間淚。苟息難招闕下魂。直以孤忠懸日月。不勞遺草落乾坤。椒漿欲奠知何處。古木含風

自吐吞。一點麻衣入帝廷九天風雨晝冥冥

雲迷杜宇遊魂黑。草染萇宏野血青。四海衣

冠收節概。萬年宗社屬神靈。英雄已去心難

死。長倚南箕化列星。武林後學姚履素敬書。

鈐印二。姚履素印。允初氏。　敘童時曾誦服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文。而未獲覩先生手蹟。

頃從姚觀察見顧與材世兄所藏先生手書

默菴記卷。楷書十八行。行書四行。楷法顏柳。

行宗米蔡。外拓取姿。而中擫有法。秀勁端雅。不作險側態。豈正人心正筆亦正耶。昔人謂王逸少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今先生手蹟不多見。其亦以大節掩之乎。兹敘幸得見所未見。披覽起敬。因綴言於後。汝南後學許天敘敬書。鈐印二。天敘。伯倫。

引首

正氣淋漓。朱之蕃題。鈐印三。竹林草堂。朱之

蕃印狀元宗伯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 珍藏 半印 無二無三

謹案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臨海人明史有傳梁桂啟善八分書官臨安知府許天敘字伯倫行書師孫過庭並見江寧府志姚履素仁和人歷官廣東副使見杭州府志跋中所稱東橋乃顧璘號璘字華玉上元人宏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見名山藏明詩綜小傳

明王紱萬里江山圖一卷

本幅紙本。縱八寸三分。橫三丈二尺四寸六分。水墨畫高嶺長川。平林遠岸。無款。鈐印二。孟端。遊戲翰墨。

後幅題跋

畫竹休將竹史看。王猷家自有江山。空庭莫訝千尋影。萬里烟波咫尺間。高下青山遠近村。清江處處繞柴門。鑑湖一曲消多少。須問

君山再乞恩。志同少宰，得九龍山水長卷。留

余家數月，不欲空返，為題四篆字。意猶未已，

復以二絶終之。正德四年秋八月戊寅，西涯

李東陽賓之識。鈐印二，賓之七十一峯深處

人品還從畫裏傳。舊家元識九龍山。他年

曾著江行記。忽謾相看尺素間。處處清江曲

抱村，白雲碧石幾厓門。九峯指點青如許，偏

得天家雨露恩。常郡邵寶奉次。鈐印二，國賢。

將石亭印　細把平生履歷看。直從湘水到吳山。風帆雨屐知無數。都在王郎尺素間。長林疎影照江村。茅屋蕭蕭自掩門。莫笑白頭無舊業。太平何地不君恩。次韻二首。後一首予正德丙寅在陝西夢中得前二句。明年丁卯謝病歸江南續成之。涯翁此詩。韻偶相類不復別作。豈吾人同志。真有所謂神交者耶。

石淙楊一清。鈐印一。三南居士

引首

萬里江山隸書。無款。鈐印一。西田居士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王藻儒收藏圖書。閱曠齋珍賞記

霞城主人

謹案王紱。字孟端。號友石。又號九龍山人。無錫人。孜見續編楷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有石淙槁。明史有傳

明王紱送別圖一軸

本幅紙本。縱三尺。橫一尺。水墨畫林壑蕭疎。烟波溶漾。茅齋中主賓飲餞。岸側維舟待發。

自題。客裏送君歸故鄉。江天秋色正茫茫。扁舟一箇輕如葉。半是詩囊半藥囊。九龍山人王孟端為彥如寫。并題。無印記。同時諸人原題。汀洲杜蘅歇。南浦秋風生。美人鼓蘭楫。路指江南行。南行向何許。東望吳淞去。吳淞秋

水多綠遍芙蓉渚渚外九龍山山邊三泖灣人家臨水住日暮采菱還采菱歌易斷送子愁心遠愁來可奈何思滿秋江岸秋江奚所思懐子情依依鳳城春色早原脱二字遲來歸李至剛無印記

碧水芙蓉兩岸開長卿初自日邊迴故鄉耆舊遥相接影向孤村寺裏來耐軒居士王達鈐印一王達之印

官河水落正秋霜鴻雁南來熟稲粱此日送君還舊

隱。九峯佳處是鱸鄉、姚廣孝。鈐印一 姚廣孝

印。 我別松江幾度秋渚花汀草不勝愁華

船送子江南去。夢落滄浪舊釣舟。王汝玉。無

印記 秋霜忽已凝容行歸故鄉。俯瞻鴻鴈

度豈為謀稻粱解縉。無印記 吳江渺無極

蕭條十月初、片颿河上發。竟去不躊躇由來

君命重。非為愛鱸魚、楊士奇。鈐印一 太平山

中人。 三江五湖口。此際水痕收使節詢源

委。童時記釣遊。拒霜紅繞岸䆉稏綠連疇畫錦榮殊甚。歸承寵渥優。高得暘。鈐印一。高孟升印。

鑒藏寶璽 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珍賞。補庵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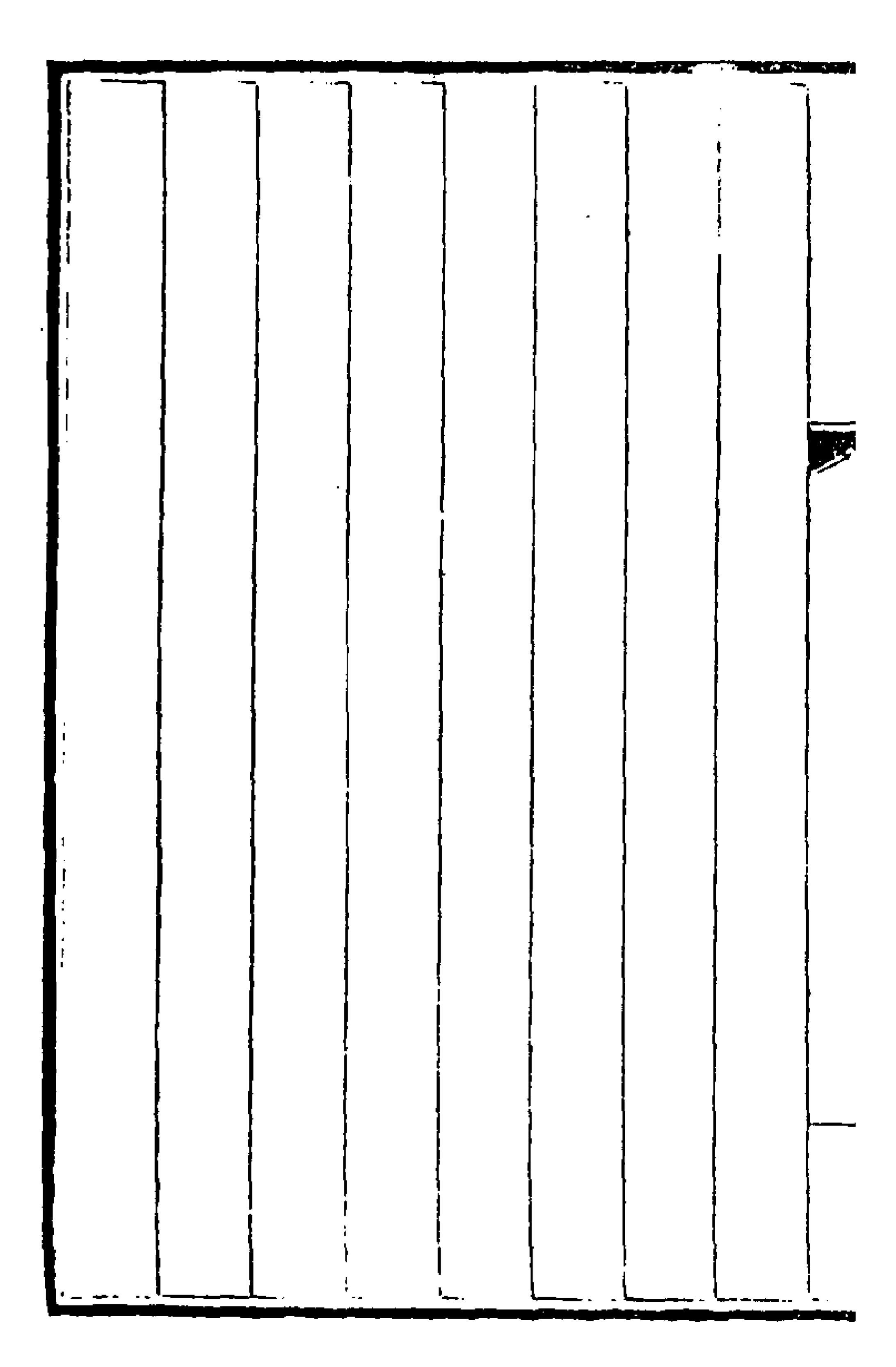
謹案彥如。趙友同字友同。浦江人。官華訓導。李至剛名鋼。以字行。洪武中。舉明經。歷官禮部尚書。高得暘字孟升。錢塘人。俱攷見續編。解縉字大紳。洪武戊辰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出為廣西參議。明史有傳。

明王紱畫古木竹石　一軸

本幅紙本。縱一尺六寸一分。橫一尺。水墨畫疎林蒼石。瘦竹清流。款。九龍山人王紱戲作於露禪庵。鈐印一。九龍山人書畫印。

鑑藏寶璽　五璽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口修。黃口美之。



明王紱畫古木竹石　一軸

本幅紙本。縱二尺一寸五分。横九寸七分。墨畫古木竹石。自題纔入西園滿眼青。葛衣紗帽稱閒行。苔侵翠壁應全徧。菓熟青林已暗生。流水斷隄心共遠。片雲孤鳥意俱輕。道人愛說山中事。為有歸田錄未成。永樂二年五月八日。九龍山中人王紱。鈐印六。友石生。王紱印。孟端。破研齋。九龍山中道士。我師古人。

玉泡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如何石嵓趣。自入

户庭間。茗磵春泉滿。蘿軒夜月閒。能令許元

度。吟卧不知還。昌世。鈐印一。文休。

鑒藏寶璽。五璽全。

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休寧朱之赤珍藏圖書。

明夏昺畫修筠拳石一軸

本幅紙本。縱三尺七寸五分。橫一尺。墨畫竹石。款。天順三年。龍集己卯孟春望後四日。東吳夏昺寫修筠拳石圖。鈐印一。孟暘。

軸內分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

鑑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收傳印記退密。元汴。平生真賞。墨林秘玩。項

墨林甫秘笈之印。子京。煮茶亭長。項叔子。博雅堂珍藏印。墨林子。京珍秘。項墨林鑒賞章。寄傲。墨林嬾叟。項氏子京。項元汴印。子京甫印。虛朗齋。子孫世昌。項子京家珍藏。

謙棨夏昺字孟暘太常卿昶之兄。永樂乙未昶以進士簡入中書。因言兄昺亦能書。名試稱旨。與昶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見莆田集

明夏昶湘江過雨圖一卷

本幅紙本。縱一尺橫二丈七寸四分。墨畫竹石。款湘江過雨。太常卿夏昶仲昭寫。鈐印一。仲昭。

後幅題跋

古人之以墨竹見稱者。自唐王摩詰王子正之後。在宋則有文與可。蘇子瞻。元則有柯敬仲。李息齋。顧正之。張敏夫。錙廣之。宋好古。國

朝永樂間以寫竹見稱於縉紳間者則有中書舍人晉陵王先生孟端焉先生之作直欲軼古人而過之有得其所寫者若獲夜光拱璧今太常卿吳郡夏公仲昭學於先生深造其三昧且有出藍之譽尤所以為難得也中外士大夫持縑素叩公之門求之者無虛日得之則以為喜誠如少陵詩所謂王公貴人得筆迹便覺屏幛生光輝者是矣茲偶覩公

所寫湘瀟(一字剝蝕)雨圖一卷睹其烟梢雨葉參差掩冉直榦橫枝紛披錯縱千態萬狀端倪莫測而其踈密濃淡重疊攲側遠近高下各有意趣而又汀洲映帶水波滉瀁依稀風雨之聲蕭颼淅瀝迴薄項(字有誤)洞聽之無窮溟濛杳靄之景覽之無際恍若泊舟湘川之曲令人宦情鄉思之不可遏也凡若此者詎非天機精到得心應手造化生於筆端有莫知

其然而然者歟。雖然。世之植物夥矣。君子深有取於竹焉何也。豈非以其虛心勁節。不爲霜雪之所侵凌。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耶。仲尼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竹亦松柏之儔類。其爲君子所取。不亦宜乎。以故見詠於衛風之詩。而東坡蘇子。亦曰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而晉之王子猷尤所

酷愛凡其居止之處即令植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均（應作君）乎。以此君稱之其愛之也至矣是以不問主人遝造竹所。雖被誚讓而不以為怪。非所謂愛竹成癖者耶若夫竹溪之六逸。竹林之七賢其中率多沉湎荒酣依阿養望不循繩檢之士不過假竹之清以適其疎狂曠蕩之懷耳其心未必有所取乎竹也固非禮法君子所宜尚也竹而有知又豈以其

即（此字點去有脫誤）爲悅也哉見（此字衍）斯又言外之意併書以爲之記時天順元年丁丑孟秋之吉訥翁書於蒼雪軒鈐印三雪香亭奎壁圖書自娛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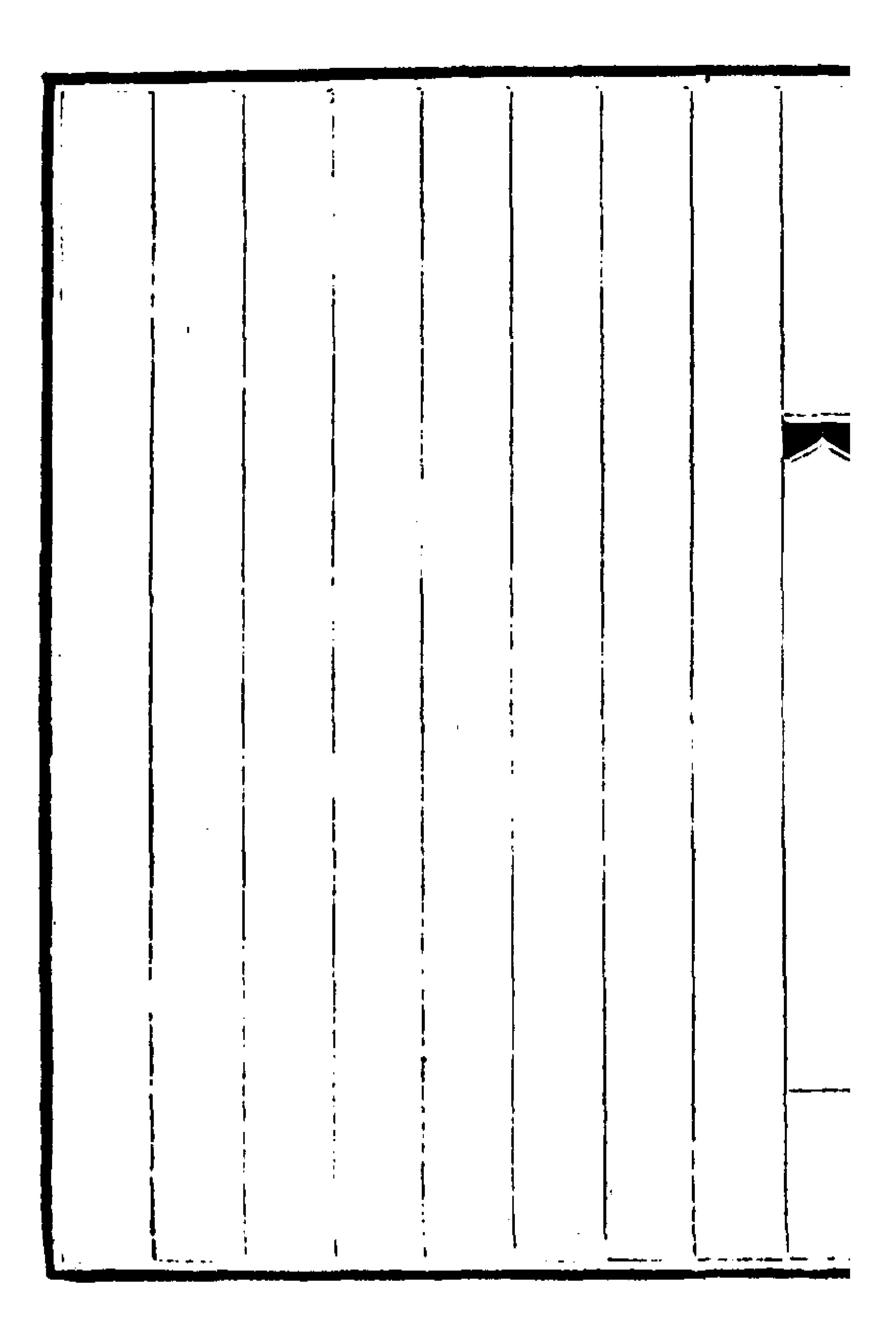
右墨竹卷夏太常寫贈琴川陳翁羽伯余蓋得之羽伯之子惟孝今以奉東江太史陸先生可謂清風來故人也羽伯當時高士仲照（應作昭）執友博古精篆刻創製銅樸印章吾行去後僅見其人己卯十二月

錢仁夫志。無印。

鑒藏寶璽五璽寶笈三編

全。

謹案陳羽伯。名儀。常熟人。通篆隸。善鑑别。子佑。字惟孝。篆刻尤精。見蘇州府志。



明夏昶畫竹一卷

本幅紙本。縱八寸三分。横一丈八尺八寸。墨畫竹石。款太常卿夏昶筆。鈐印一。東吳夏昶仲昭書畫印。

後幅題跋

迴汀疊渚竹猗猗。暝色遙連望欲迷。記得維舟湘水暮。半江烟雨鷓鴣啼。此夏太常自題畫竹詩也。詩既清絶。圖中此君。亦復蕭森遂

錄其後以當合壁時方新秋坐松院涼颸瑟

然閱此畫諷此詩恍若九疑如黛隔湘川憶

天寒翠袖安得擊竹而歌令玉釵中斷甲午

六月廿二新秋日王穉登鈐印二王穉登印

尊生

鑒藏寶璽全五璽寶笈三編

謹案夏昶字仲昭崑山人歷官太常寺卿攷

見續編

明夏杲三祝圖一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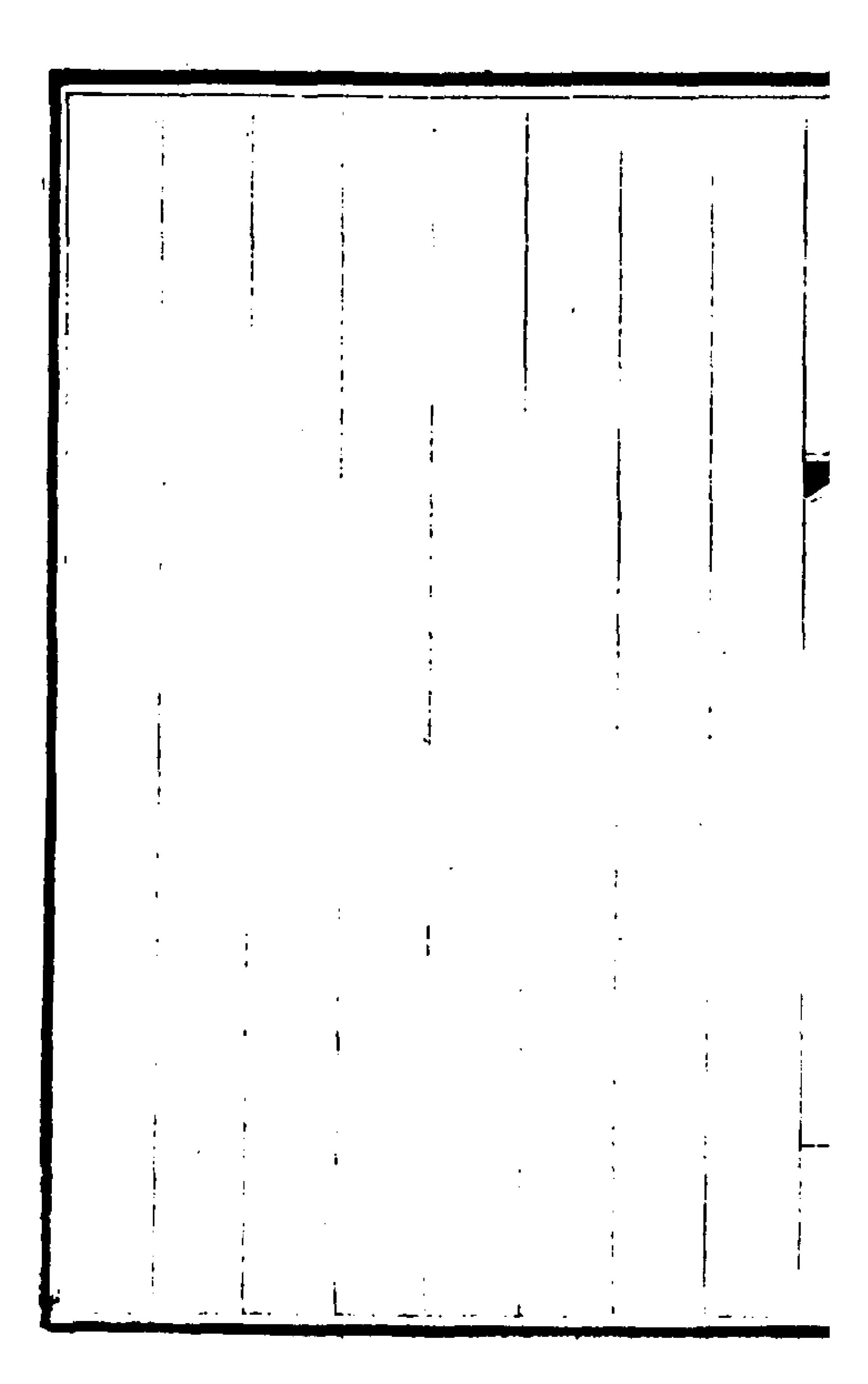
本幅紙本。縱三尺四寸九分。橫八寸四分。水墨畫拳石。雙鈎竹三竿。自題。三竹圖東吳夏杲。鈐印二。夏杲仲昭印。乙未進士。

軸內分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謹案。杲先冒姓朱氏。後復姓。故永樂乙未題名錄作朱杲也。



明沈度書朱子年譜 四冊

本幅紙本。摺裝四冊。第一冊三十六幅。二冊三十六幅。三冊十八幅。四冊十幅。皆縱一尺一寸六分。橫一尺四寸二分。沈度楷書。

第一冊書朱子年譜並序

譜序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

朱文公先生年

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業王継紘本作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秉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歛（王本歛作飲）讀法之禮樂所行於（王本作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

物藏觀。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
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
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
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來。諸儒
生於藉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
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
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
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

洛西至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百餘里而大

單出（王本作大儒單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

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

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

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

說者至是脫然如沉痾之間大寐之醒至於

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

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絶之久而復之難傳

者寡而味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運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

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

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歟盛哉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令高安洪史君友成為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王本作韓子謂孟子之功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

在孟子下。予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後學臨卬魏了翁序。

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卷之一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朱子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厥考吏部韋齋先生松為政和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方臘亂、睦不能歸、遂葬其親於其邑護國寺之側也。身嘗僑寓建州及劍州工處、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已而朱子遂生焉。紹興元年辛亥。紹興二年壬子、紹興三年癸丑。

按行狀云。先生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天之上何物。而問（問二本無字）而韋齋異之。紹興四年甲寅。始入小學。韋齋與祖（祖字本無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令五歲上學矣。按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紹興五年乙卯。紹興六年丙辰。紹興七年丁巳。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遊嬉。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之。紹興八年戊午。紹興九年己未。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按語錄云。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紹興十年庚申。受學於家庭。時韋齋為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出知饒州

請祠居於家，初韋齋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為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書（王本書字無）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道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趣王本林本作實）以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性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意，名其齋以自警。紹

興十一年辛酉。紹興十二年壬戌，紹興十三年癸亥三月丁父韋齋先生憂。初稟學於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韋齋卒於建之水南，享年四年七。當疾革時，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屏山劉子翬彥仲（王本林本作沖中）、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

吾所敬畏。吾即元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韋齋沒。少傅為築室於其里第之傍。朱子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白水劉公因以女妻之。二劉尋下世。獨事籍溪最久。按朱子所作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洛之學。其淵源大畧本此。至於師門推篤焉。則屏山為最。其作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有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榮煜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與（王本作子與）之恥。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朱子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

師傳。蓋識之也。

紹興十四年甲子。葬章齋先生。墓在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

紹興十五年乙丑。按語錄云。熹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之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發奮。

紹興十六年丙寅。按語錄云。熹年十六七時吃了多少辛苦讀書。

紹興十七年丁卯。秋舉建州鄉貢。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也。

紹興十八年戊辰。春登王佐榜進士。中第五甲第九十人。准敕賜同進士出身。

紹興十九年己巳。按語錄云。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

後方如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丈書都不要看但覺得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又跋曾南豐帖云素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

紹興二十年庚午春如婺源展墓時鄉會酒酬坐客以次歌誦朱子獨歌離騷經一章音吐洪暢坐客竦然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巳而已語孟二書宜加精熟求見聖賢用意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虞學士集作復田記畧云韋齋之仕於閩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為資同邑張敦頤教授於劍請為贖之韋齋歿敦

頤以書慰朱子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朱子省墓於婺源遂以其租入充其祭掃之費用而已。紹興二十一年辛未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啟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朱子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

看聖賢言語。曩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又言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曩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理。曩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又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如此漸熟。則體用合矣

秋七月

至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辭有德生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又職兼學事，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身加督屬，并數為以諭之。作I為本論文之勸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有百餘人，行峻不為苟合，遂請為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為非。先生又以為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禮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趣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禮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堂、齋舍悉加整葺云。是歲長子塾始生。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是歲仲子塈生。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建經史閣。請於帥府，畫模府中所有書歸

置閣中。又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

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朱子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于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圖。訓釋辨明。纖悉備畢執事學生得之以日夕觀覽。臨事無外。立故相蘇公祠於學宮。公名頌。同安人。相元祐間。學術風節為世所稱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時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按語錄云同安簿滿到泉州俟批書客邸因借得孟子一冊仔細讀方尋得其本意。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館於陳北溪畏壘庵者數月命

有反生之嗜學者與居作畏壘庵記。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焉。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作謝上蔡語錄後序。八月召赴行在辭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朱子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是歲藉溪胡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渾閑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參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

峯胡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解嘲云。紹興三十年庚辰。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月而後去紹興三十一年辛巳。貽書黃樞密論恢復。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復寓西林者數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復於祠。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為請。會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畧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也。又曰。今日之計。要在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私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於正矣。不報。作論語纂訓序。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月。再召辭。有旨趣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

窮理之謂也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慮事自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勤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上為之動容次論令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閒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庶

幾形勢自强而候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劉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是朱子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不以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于（王本無于字）聖語矣

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替成資闕也按是歲有答陳漕書論鹽法及與汪尚書書論延山語錄）

是歲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既序次論語要

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起蒙之要。因而删錄以成其（王本無其字）此編耳。

歸劉氏田。按乾道中田寡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習武夷，去家頗遠，特於中途建歇馬庄，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定（王本作闕文）公珙盡以畀朱（王本作盡以畀）孫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玶。玶不受，謀於忠定，轉畀于南峯寺，至今猶存焉。

隆興二年甲申。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又往會。

是歲困學恐聞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書成。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四月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

檀等復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是歲讀魏元履所作戊午讜議，為之流涕，因序之，畧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事於其嚮昔之言，厭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乾道二年丙戌。乾道三年丁亥。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於潭州。按朱子與曹晉云（王本作與曹晉叔書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講明（王本作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是時范念德侍行，常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

而別。有南嶽倡酬集，南軒贈詩云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里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是行道經昭武，遂謁黃中端明于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

十二月至自長沙。與東軒別後，遂偕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擬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槁。除樞密院編修。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

乾道四年戊子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八百斛，藉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

年。民願輦衆選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著始此也。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録雜出并行。間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耶王本無耶字七月奉府檄行視水災。省劉屢趣就職。固辭時國子學錄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國逆力辭乾道五年己丑。是歲子在生。作太極通書後序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八月省劉復趣行。會丁祝孺人憂孺人歙處士確之女。後贈碩人封寧國夫人乾道六年庚寅。正月葬祝孺人。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塢。自作壙記家禮成。

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自死始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於冠婚共一編。曰家禮。按是書晚年損益。未暇更定。七月遷韋齋先生墓。按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於里之白水鵞子峯下。及考行狀。又云某年某月。遷於寂歷山。即今墓是也。豈韋齋之墓嘗再遷與。十二月名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名。乾道七年辛卯。刱立社倉於所居之里。朱子所居之鄉曰五夫。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易至挻變。遂因前所貸郡米。刱立倉舍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收息米二斗。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

大饑即盡竭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凶年不缺食矣乾道八年壬辰

論孟精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後改今名序略曰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云其後又改名集義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以祿不及養致也

是歲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作通鑑朱子因取其書創為義例采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為綱分註為目蓋倣春秋左氏為此書八朝名

臣言行錄成西銘解義成自二程推西銘為擴前聖所未發遂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為之解乾道九年癸

已。省劄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嶽廟。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極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復知有所綂攝矣。作尹和靖言行錄序。五月有旨特與改扶宮觀。辭。朱子既累辭名命。罕相梁克家因奏朱熹名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程氏外書成。既編遺書。復取諸家錄參互相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言備矣

作中和集解序之。淳熙元年甲午。六月始拜改秩之命。省劄凡三下。趣依已降指揮。朱子以為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逾堅。至是始拜命。淳熙二年乙未。五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錄成。呂公自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嘗語學而入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偕東萊及梭山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靜會於鵝湖。東萊歸。朱

子送至信州。至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淵子靜。及靖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子壽詩云。提孩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既面。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罷。

七月作晦庵。庵在蘆峯之雲谷。自為記。

淳熙三年丙申。二月如婺源。

蔡元定、發。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書閣藏（王本作書閣撰）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學中。日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隨其資康（王本康作稟）誨諸不倦。又作茶院朱氏之（王本無之字）諸序。至六月初旬之間。乃復歸於閩。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

時上論大臣欲獎用廉退之士。參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遂有此除。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以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辭。七月答汪尚書書云。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終身守

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者也。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再辭。仍差主管武夷山中祐觀。十一月令人劉氏卒。次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淳熙四年丁酉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朱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于王本無子字釐正者矣

十月周易本義詩傳成。

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經與文乖戾。則穿鑿為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實經後以還其舊。又答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淳熙五年戊戌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仍令疾速

之任。宰相史浩必以注本作以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終注本作於然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淳熙六年己亥，正月，再請祠不報，俟命於鉛山。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出處去就素有定論，然吏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朱子始有出意。正月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崇壽僧舍，陸梭山來訪。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上。到郡首下教三條：其一延訪利病；其二令老父教訓子孫，和睦鄉里，及下愚不移之人，亦令父兄訓戒子弟；其三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亹亹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

學職士風翕然丕變矣。

立三先祠及五賢堂。

先是務文教授司户。以為業恩叔守昇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㝡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程先生祀其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則別為堂祀之。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税錢

事下户部。户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劉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

時白鹿洞書院故址榛廢已久。朱子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於朝得賜敕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并置田以贍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屬過客學徒釋寀於先聖先師以落之。每暇輒一至。諸生從而質

疑問難。因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以示學者。凡致意於明誠敬義數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發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淳熙七年庚子。正月請祠不報。二月張南軒訃至。罷宴哭之。

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朱子為文祭之。畧曰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共嚌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返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南軒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而非天理矣。朱子以為擴前聖之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三月復請祠不允。四

月申減屬縣科紐木炭錢歲二千緡廳詔上

封事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決不可寬本主作民力決不可寬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厠役凡流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剋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是以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今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立紀綱者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

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盡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譖毀。公肆擠排。所盜者皆陛下之財。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輔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蓋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以策布而可雪耶。疏入。上讀之大怒。命其分析。宰相趙雄說解致解乃已。

大修荒政。

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失災什八己上。乃竭力措

上為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
以銷旱灾且頒勸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為
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上子錢稅及三年救
文已觸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因繫淹延
則特詔太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尅日
結絶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二萬石使
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將運常平兩
司錢米充旱種備賑濟鄱濱大江舟艤岸者
遇大風輙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其艤振
業饑者舟患無息役或三縣每邑市鄉村四
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為三十五場其
闕食甚者再加闕給比冬遂以旱傷分數告
於闕乞蠲閣稅租本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
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奉旨三等以
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衙閣放
數既寬於民以故無流徙之
十一月作卧

龍庵。祀諸葛武侯。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倂祠龍潭起亭爲民禱賽之。皆捐俸爲之。而屬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

淳熙八年辛丑正月開場濟糶。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差一場。以措糶事而分委縣官迭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赴場就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者皆濟半月。郡司無米。自鄰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二十一萬七千餘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二月陸象山來訪。象山請書

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象山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誌同志。三月差提舉江西

常平茶鹽待次。切到南康，有仕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此命，紙揷待次。因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揷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實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為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侍闕夏稅，悉與蠲放，上二等戶，亦有出粟賑糶，而不及實格者，亦許

其請。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免舜之澤矣。其四則申請白鹿洞賜額。及監本九經。多見施行。

閏三月去郡東歸。

朱子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抑法害政者亦必繩趙王淋作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竭。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遂以是月十九日至家。

七月除直秘閣辭

以荒政修備。民無流殍。故有此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復辭。不允。

呂東萊訃至。為位哭之。

呂氏定周易為十二篇。以復古今之舊。朱子深善而從之。又謂大事記一書。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又與呂公帖云。昨叩比日講授次第。聞

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違。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其切磨之意如此也。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爲饑。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被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被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朱子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

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為動容納聽因條陳救荒之策畫七事上之十二月視事於西興初救命印卯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時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海商舟米以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釣（王本作絢）內訪民隱現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從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郡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婺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紹衢屬吏貫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熹政

事却有可觀者

淳熙九年壬寅正月條奏救荒事宜

并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又諸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并行住催之。

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畧云。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庫內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宰臣沙汰殘吏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進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畧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

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以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愛有不為大盜積之者耶。

詔行社倉法於諸郡。

初條陳荒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至是請首頒行之。台婺有應時為之者矣。

條奏諸州利病。

首言紹興和買之弊。欲乞痛減截額。然後用貫頭科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數。而免下户出錢。使得相承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陪輸之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義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户兼充户長。沿海四州鹽法。乞做福建下四州產鹽法行之。

諸郡酒坊亦乞改赦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若凡可以便民者、莫不規為經久之計而已矣。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七月行部。將由台趨溫。既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授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具劾之。仍遣紹興獄官王淮以姻黨匿不為奏。仲友亦自辯。且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十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給未甚深者、及仲友名任林名辨疏同上。曲說閑陳故他無編削止罷江西新任、台州久旱。雨連大注、是歲穀乃豐熟也。

毀秦檜祠、永嘉學有秦檜之祠。彰文毀之。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獎賑濟之勞也。朱子以為

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飢饉流殍之民蹠等疏崇惟非所以示勸懲況近秦唐仲友反為所訴雖以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結絶方藉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以忝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再辭

初聞江西之命即日辭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畧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請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頼得歸耕於故壟畢志舊聞詔與江東總兩易之又辭且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路特免迴避復辭以為令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狥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

仇怨、特王本作時特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以為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雖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十一月始受職名，仍力辭新任，請祠。極言昨來所按贓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有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聰，又有不可勝言者。時吏部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淳熙十年癸卯，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上覺

奏。知不可強起。故有是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徇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

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從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有精舍雜詠並序。

淳熙十一年甲辰。力辨浙學之非。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言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

彼為重。而反輕視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蔚宗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段繳繞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以聽矣。淳熙十二年乙巳。二月崇道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淳熙十三年丙午。三月易學啟蒙成。六經遭秦燬壞。惟易以卜筮得全。迨於漢魏流為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

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朱子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卦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焉。

八月孝經刊誤成。淳熙十四年丁未正月如莆吊陳福公。以三紀遊從。晚歲知己。且爲中興賢輔。故以千里赴吊。并爲文祭之。是歲作律呂新書序。

三月小學成。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枝。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

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畧備焉。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差江西。王本作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辭。時上諭宰執。朱熹久閑。可與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作王全本金穀非其所長。故有是命。誥詞云勑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推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特平。往哉恒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淳熙十四年七月內陳居仁行詞。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再辭。不允。

且趣入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熹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昨任浙東救荒。由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今留在此。特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其一言刑獄失當。上曰。似此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三言經總制錢。四言諸州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為言。規諷切至。又言置將之權旁出

聞奏。上曰。這箇事卻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便。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出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獨陛下未知之耳。又指甘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聞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罪。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為惡。至論言官贓賦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闕則取以充之。本王作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途轍一定。牢網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論軍政不備。士卒愁怨。曰主將對剝士卒以為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累有時豈不理會。卿可仔細採

探來說。未後辭云朕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逈邊前去之任。不如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迫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中部乞候疾愈。不聽翊日栗疏其欺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於是朱子請祠上曰林栗亦過當丞相周必大奏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仍授提刑。從之。

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朱子既行。且辭）

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臣愚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仕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論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宣播。或對以栗在滿合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以私意劾熹。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很愎自用。無事而指學者為黨。黨人之所惡聞。栗遂罷去。詔朱熹可疾速之任。因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誥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曠（作至機杖）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郡判文入奏便殿。朕嘉其樸論留實郎曹。蓋將遲諸

清要之地。遽以疾辭。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抬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慍。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嘉爾誠是用陞職二等。畀食優閒之祿。身雖有王本有作五外亦有補於風化矣。

淳熙十五年八月口口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耳

九月復名辭。初朱子之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名之。朱子以為遽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

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養愛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於是上感其忠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為燕翼謀也。朱子因密草疏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

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以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則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然。是過。象山為之申辨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

無有也。朱子答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乃其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所以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且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既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氏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

也。象山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答書有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望其必同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除秘閣修撰辭 時孝宗內禪光宗即位 是歲序大學中庸章句。且學庸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寬改正王作至木正 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者又各著或聞之書。王本書二字無之中書作王本書書輯語略。四月

再辭職名許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詔詞

古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之名節為尤美也乃上表謝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又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千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迴避

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四月到郡首頒禮教臨漳界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經者朱子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為大變時詣學校訓誘

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按語錄云，先生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伎。又熟聞知（王本知作趙）帥虎之為人，試之政事尤得其實。遂首舉之，聞者無不心服。

奏除屬邑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奏行經界法。初朱子為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即加訪問，講求纖悉必究，以至弓量等（王本等作算）等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朝，及與執政書，究論之，然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貴家豪右，兼并侵漁者，輒以為不便。會州人有

居要路者。幸其有是奏。亟啟從之久之有言

本州先行經界。備竟有以阻之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

祠不允。刻五經四書於郡。各著為說。繫於諸經書後以曉學者

按語錄云。熹如今方得見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熹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熹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年勝似前年。勝上似下本作去年

紹熙二年辛亥春與永嘉陳君舉論學。朱子往歲聞陳傅良君舉嘗著詩說以書問云王本作之至是書來報云來敎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頗以雅頌之音蕭勺羣遷訓

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者常前有長樂之爭。王本作念長者前楙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書云。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

詭於辭也若熹之愚見王本作自見信已篤。向來
之辯。雖至於違境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
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
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老病憂幽死忌
王本作七忌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
許。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
領。不勝馳情後無聞焉
二月與趙師書論招州軍募江
戊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
便居住正月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遂有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上初政當除祕撰時已力辭奉詔褒許難以復
受故再辭焉與留丞相書論賞禍且以賞正
黜邪為諷其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風俗為

先務。朞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詔諭撰之職以名儒。乃不敢辭罷。九月

除湖南轉運副使。辭。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

不行自劾。紹熙三年壬子。二月復請補祠職。

從之。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之任。朱子猶以補祠職為請

遂乃許從之。遂王本作許之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先是韋齋嘗過考亭

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至是卒成韋齋之意矣永嘉陳同甫

來訪。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任俠豪舉。朱子往嵗嘗以書

武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諷切之間甫有書辨難朱子累答書極力開諭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還朱子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說兩說江西頓悟與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畧辭

紹熙四年癸丑正月再辭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

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誥詞云十國為連帥帥是府剖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持（王本作特）持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

感惠孚洽。可以為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敎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興利所存。奚事多訓。可。

紹熙四年十二月□□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朱子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

紹熙五年甲寅正月再辭詔疾速之任。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生王本作往主祗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淹識。遂拜命。五月至鎮。在途次。老稚攜扶來觀。大道填擁鋑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王本作部部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士俗懽動

洞獠侵擾郡境。遣使諭降

之狂人蒲來矢出有地作禍。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名問之，以為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聽命，遂併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改建嶽麓書院。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之舊。久而廢墜，乃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領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軍庠等。朱子常窮日之力治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略無倦色。每訓以切己務實之學，懇惻至到，聞者感動不已。

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唯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遠隸襄陽，不便，故以為請。

六月申乞歸田，不允。時孝宗陞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

能執喪。中外皆洶洶憂懼。遂有此請。七月寧宗即位。名赴行在奏事。辭。先是蜀人黄裳為嘉邸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頗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光宗問為誰。對曰朱熹。或言長沙之命亦頗由此。彭龜年繼為官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云何。蓋存心已久。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故履位之初首加名用

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禮儀。得請施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名還奏事。又若目昔。乃力疾躬為鉤校。刪剔猥褻（王本作猥雜）定為數條。頒行巡內州邑。僅畢而

行。

立忠節廟。

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像祀之。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

誥詞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乃（王本無乃字）名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

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且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名賈傅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可。

紹熙五年八月口口日黄由行詞。朱子初辭奏事之命。

兼司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為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觀惟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

九日晦日至自長沙，次於

郭外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何不諷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道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爲刀。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十月朔乞且帶舊奏事。次日入國門。越日奏事行宮便殿。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

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如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三劄，皆言湖南事宜。初朱子行至宜春，門人盧陵劉黻追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問，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者也。

辭新除職名不允

奏事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申省，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致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

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上孝宗山陵議狀

趙彥逾按視山陵謂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輟朱子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因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妄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

進講大學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枉作假故皆己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

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
益聖德者罄竭無隱王本作隱隱　上亦虛心以嘉
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更化覃恩
授朝請郎賜紫金魚袋誥詞云學先王之道
而明於當世之務三
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
嘆也王本無也字而不忘矣長沙謀帥強為時起
肆予初政式遂其歸於以講王本作以勸講於朕將
虛已聽焉爰因大昏序遷歐扶雖日舊章亦
冀樂
告可紹熙五年十月口口日中書舍人陳傅
良行詞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
當雨
之興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
令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

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内賀禮並免

端慶聖節前一日，晚閤報來日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卻賀表，不受。末復請三年内賀禮并免，節序進名奉慰。

庚戌

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有旨修葺東宮，為屋數百間，而諫臣黄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其畧曰：上帝震怒，災異數出，饑饉百姓，饑餓流離。太上皇帝未有進見之期，而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煢憂苦，晨昏之養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違安便。又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令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

出於陛下之獨斷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至於讚宮之下偏聽臺史謬妄之言但欲祐思諸陵之旁遽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就為宗社久遠血食之圖臣願陛下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及過宮之日暫變服色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及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勿狗已見若夫山枋（林王本作陵）之下（下王本作卜）亦望先覺七月之期悉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祖（祖王本作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復思慮斷而行之上

為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朔編講章以進

朱子進講數論及鑒銘丹書。復編次成帙以進上。書且令點句。求閒采閒王本作以朱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具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焉。朱子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顧本顧作王顧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請修嫡孫承重之服

畧曰。理經勑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

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義當然也。漢文短喪之制。後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孝誠。易月之外。猶執通喪。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甚盛德也。間闕闕本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以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按書奏藁後云。嫡孫為祖。禮

經無文。但傳云父殁而為祖後者服斬。本條下疏中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也。乃知學之不講。其害也如此矣。上

廟祧議

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者。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傅良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豈可無功德之說。上之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

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僖宣廟而更創別廟以祀四祖矣。時既以前相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忌其軋己也他已汪木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皆恨之

往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戊辰入史院朱子以實錄院各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衆

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若一本無若字如一事而紀載不同者須至至一本作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點竄存得案案一本作總底在時檢討官不從　丙戌詔除授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辭是日晚請留身中言前疏乞賜施行即降御批朕惘卿眷乂方比陰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劉御劉固諫內侍王德謙經遣付下曰即附奏以擯陵輪鄭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不可有旨除寶文閣與州郡差遣遂行通除知江陵府辭不允他卜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所以逐朱熹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吏侍孫

違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初，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惕然以為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乃（王本無乃）字及進對，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進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朱子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懟，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讒間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朱子計附（王本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曰：正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胄由此聲勢益張，羣憸附和，并疑及丞相，視

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由此云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初還過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闡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及抵家進力辭新命矣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誥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大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頌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講筵鐵御方喜恒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扶以真祠益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遠茲累歲始

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顧隔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厥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受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于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

竹林精舍成

朱子既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成羣諸生行釋菜禮於先聖其文畧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里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親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邱羣

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司之、且書其門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後精舍更名滄洲。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正月辭舊職名、三月又辭、並不允。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并累申省有旨次對之職、除授已又（王本又作人）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王本已降指揮作可久休）不得再有陳請。慶元元年十二月口口日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轉朝奉大夫、誥詞云、勅（王本勅作初）登崇俊良、固欲符初（王本初作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典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欽遣之典、具位學才宏遠、造道精醇、衆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私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

稽考吏。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於於玉本作如昔人之議。舉貫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心杜林心體狀勿忘猷告。可。作林慶元元年三月口口日中書舍人鄭驛行詞。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不允初侂胄即欲併逐趙相而難其辭。及是詔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悉歸侂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陰諷姓名授之。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學。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用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自自王本作宜貴禍。先

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乞休致。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充祕閣修撰宮祠如故。先生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乞鐫職名，詔無罪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從依舊祕閣修撰。是歲楚辭集註成。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其書又有辨證及後語。慶元二年丙辰二月申省乞正恩數。大意言昨來陞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請乞改正。不許。十二月褫職罷祠。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張

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知之，是科取士指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章日卑。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捏合言者之意，至以書告，朱子報白：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須過慮。久之，奸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先生，得為察官，紘因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置道州。善類重足以立，是歲作皇極辨，復記。

是歲始修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王本戴作儀）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屬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王本保作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邦國禮、王

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草王本作具）奏欲乞修三禮曰、遣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通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臣昔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

而取禮記及諸經丈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曾（王本曾作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為能就。（王本作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

慶元三年丁巳。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前數日。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說職之命來於寒泉精舍。問正語坐而講學無厭者或來報者暮起祝（王本祝作視）之。（以上說有脫誤業）

王本僧精職日之夕先生方與論有以爲職之今來告者暴起視之講復坐
講論如初。異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尋俱來謝
王本具表謝身墓云。雖補過以終身。無及桑榆之
墓景。然在家晏圖而作素然事在心家傳而道晏命圖學未忘
癸巷之初心時郡懇懇補作補王本元定甚急。
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書所游百餘人
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
感歎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
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
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
同王本作同參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舂陵。朱
子為之哀慟。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
皆不能及。時黨禁益深。稍稍善類斥逐無遺
至為薦舉考校。皆為厲禁。朱子方與同志講道
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
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

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曰集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會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卻何事耶

韓文考異成。慶元四年戊午作書傳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謨金滕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藁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朱子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卻。亦可以瞑目矣

慶元五年己未。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

仕始用野服見客 坐位傍作僭王本晷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慶元六年庚申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尤是已來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之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此而已

甲子朱子

卒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書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理而成之其書界行闊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衆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禮參用之乎乃頷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指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之良久乃恬然而逝午之初刻也吁夫朱子享有七十一歲而逝終諸禮皆遵遺訓而已

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

之大林谷。會葬者數千人。

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卷之一終。

第二冊。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二

行狀。全文不錄。紫陽朱文公年譜附錄卷之二終

謹案黄榦集朱子行狀。次言四海。次令書作以擢用。抑至令脫抑字進賢貴功。賢令書作貪冒進擢之寵令書作並冒擢之寵差權發遣南康軍事。令脫權字先生自同安自令作以。各視其色目目令書作日日設施次第。設施令書作施說封軍實去浮冗令書作封理軍實去其浮冗。倚附幽隱附令書作負欽封軍實。封令書作計列郎供軍之數列令書作州

不樂莊士之讀書讀令書作豪廉然向之令書作廉然皆向之胥吏狡猾猾令書作獪又慮其弊有所偏而因重以重已之令書重字於偏字下摹小相挺挺令書挺并且往往且令書作興紹興丁身等錢令脫身等字畬屬者别與差遣仍選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令書作畬屬者汰遣仍差遣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皆管幹春夏之交見令作秋乞推行之令脫乞字寓公詢訪民隱詢令書作館所卸肅然肅令書作蕭而用心尤若若令書作若台守令書作知台州輕重失宜重令書作之第二等以上人人令書作入朋分角立朋令書作明少有凝滯令脫有字以疾在告令脫在字奇袤袤令書作表選掄之際掄令書作掄均考其有七有令書作在饒為苛急饒令書作毓急禁之令書作

悉爲之業。方量之法方今書作弓蓋將求所
以深得覩權者將今書作精覯並字。韓侂胄
謀之今書作積謀之。爲易退之節爲今書作
屬勳甑甑鮨甑今書作撒冀元主一今書作
先生。一存此心比今書作諸。衆集於明衆今
書作衰。謹其獨今觀其字夫所依歸哉哉今
書作爲。衰粹純純衰今書作衰。淳熙丙申今
書作乾道丁酉劉學古古今書作家。路鈐尤
甚路今書作路鈐鋒鑑綴經館詩今書鑑字
於鍾字上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
紹甫周與亨鄭宗亮黃然從政郎紹興府會
稽縣丞趙師若黃度呂李公玉。今觀夏進士
葉紹甫周與亨鄭宗亮黃然從政郎
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二十六字。

宋史道學本傳。全文不錄。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三終。

雖案宋史本傳。執政俱稱之。執今書作報。值歲不雨。今書作與。王淮奏改長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今脫奏字。蓋嘗遷建安豪富令書作賞。不能盡得其人。盡今書作自。所奏凡七事。今脫凡字。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清今書作情。蓋指某也。指今書作措。得以久竊廊廟之權。久今書作又。左補闕薛叔似叔今書作技。奇袤雅進之害袤今書作表。未能徹其私邪之蔽。徹今書作撤。不能盡由於法度。今脫法字。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今書作有不至於所妨者。既為苛急。既今書作就。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今脫

此字猶有可據者據今書作誇為戾至數百
閒至今書作三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今脫恐
字然上亦未有恐其意之今脫有字嫡子當
為其父後後今書作陵為萬世法程今書作
萬世為法程既慶為上言今脫慶字又數以
手書啟法忠今書作慶及數以手書劉德秀
仕長沙令書作仕為長沙望
令守臣約束今書作守令臣

第四冊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附錄卷之四

歷代褒典　宋

寧宗嘉泰二年學禁稍弛
詔朱熹華文閣待制特與致仕恩澤是時朱
子卒已數年守臣不以聞朝廷猶以生命存

之。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凶徒憸黨悉已斥戮。至是年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朱熹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右劄付禮部太常寺。嘉定二年。詔朱熹賜謚曰文。謚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

隆汙。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辯問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

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
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
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
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
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
名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
於朝分符持節於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
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

論者詆為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謚。以公之孝（謹案李心傳道命錄考作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時而同符也。謹案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

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奥之旨。救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恤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奸。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

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為忠矣，而未必

皆庶公方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嘉定二年大學博士章徠上 覆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没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没。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待斯世。

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收謹業道命録收作擬以資文
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
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
聖賢閫奧韓愈氏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子
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
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
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
燄至公聖道燦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

外。其於書舍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汩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

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

無競而汨没朝市者以為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姍以為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

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謹案道命錄作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之書豈其言（謹案道命錄言作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尚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彌正上）

（奉聖旨依）嘉定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御批云朕每觀朱熹所著論

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藴羽翼
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
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誥
詞云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
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
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言
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
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沿襲既

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具位熹（謹案道命錄熹字上有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諡文朱十五字無具位二字）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心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嘗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謹案道命錄早錫下有郡符二字今脫寫）晚登禁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溢備

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没言存所恨邱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王暨行

謹案道命錄命字下有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加哉十三字

郊禮推封

制云肇祀南郊已訖泰壇之禮推恩邇列爰申禰廟之褒式重典刑用昭懿錫具位熹心潛列聖德配前修家有成書發千古不傳之

祕。戶多滿屨。為四方來學之宗。聽白首於禁

塗。嗷孤忠於講席。雖用之不盡。莫紓經濟之

懷。然仰之愈尊。游厚推崇之典。茲錄令子。克

相精禪。適當竣事之初。宜舉因心之教。維垣

極品。已增松檟之春。廣信稱公。不改封疆之

舊。諒惟英識。克對殊休。陳卓行 寶慶三年正月

口日。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封徽國公用

鄙究例也。誥詞云。饗明堂而沛澤。具有彝章。

謂故國以移封式遵
謹業道命
錄遵作尊
儒道昔屢舉
褒揚之典。茲再疏追褒之恩。眷我宗工。若時
明訓。具位熹傳孔孟之學。抱伊傳之才。講道
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
邪輿正為本。關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
康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
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
訪落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

與旨。允為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號。未盡憲章之善。遹遵禮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私（謹案道命錄私作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褒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瓚（謹案道命錄瓚作賛）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鍾震行謹案道命命錄後字下有可依前贈太師故封徽國公諡如故十四字）紹定三年九月某日　嘉熙二年。建寧守臣王埜創建朱子祠。請於朝。御書

建安書院額匾賜之。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以朱熹從祀孔子廟廷。淳祐四年。詔改滄州精舍為考亭書院。御書額匾賜之。淳祐六年。徽州守臣韓補從朱子祠於江東道院故址。御書紫陽書院額匾賜之。度宗咸淳元年九月。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賢者以聞。咸淳五年。詔婺源祠所稱文公闕里。繡使方逢辰書額。元至元元年

三月。婺源知州于文傳請於朝得旨剏立徽國文公之廟。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追謚父韋齋曰獻靖公、誥詞云。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知父追聞詩禮之傳久閟幽堂。丞昭公論。故宋左議丞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挍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進、德合中行、遡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藴奥、妙契元機奏對雖忤於權奸。

嗣績篤生於賢哲化民成俗著書滿車既繼

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後才高弗

展嗟沉滯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於永世

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公至正二十

一年十二月某日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改

封齊國公誥詞云　理案道命錄有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闕十字無誥

詞云三字　聖賢之藴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

節之厲垂諸世襃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

孰膺寵數。故宋華文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
學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朱熹。挺生異質。
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
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奸屢擯。志慮不回。著書
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
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
僉議。宜易故封。國啟營邱。爰錫太公之境土。
壤隣洙泗。尚覯尼父之宮墻。徧想英風。載欽

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某日

朱子自題畫像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盖將有意焉而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自題畫像詩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量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趙氏汝騰贊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羣言如射中鵠絶

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草廬吳氏贊義理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潤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款明永樂十二年三月雲間沈度拜書鈐印一沈度 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附錄卷之四終

後幅題跋

國初法書盛推雲間二沈而民則尤為傑出

此書文公朱夫子年譜益加謹飭宜乎前後數萬言而始終一轍也珍之珍之長沙李東陽識鈐印二西涯賓之

冊内分鈐

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鑑賞

五璽

鑒藏寶璽全

寶笈三編嘉慶御覽之寶四冊同

收傳印記文儒李甡貞伯父印子孫長寶表

節褒學之家

謹案李公晦著朱子年譜三卷魏了翁為之序其本已不傳於世明嘉靖間有李默重輯本而多竄易公晦之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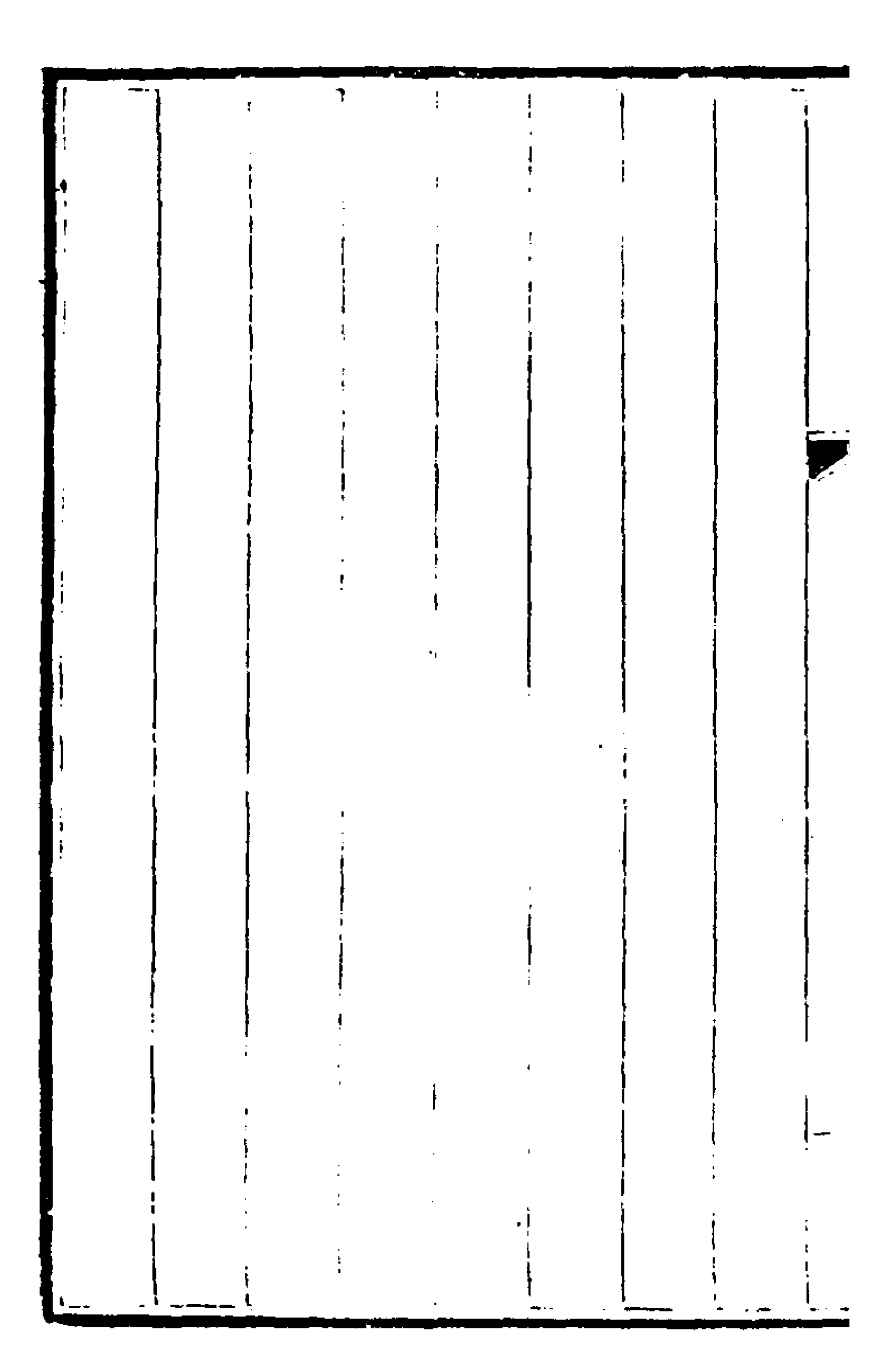
國朝王懋竑根據朱子遺書參證精詳成年譜四卷並考異四卷附錄二卷今

欽定四庫全書所採入者即懋竑本也此冊為明沈度書沈度洪武時人其所見當在李默未經改易之前故全錄以存舊本

明邊文進畫羣仙拱壽一軸

本幅絹本。縱五尺七寸。横三尺一寸六分。設色畫古松一本。下蔭水仙一叢。款甲戌四月望前二日。隴西邊景昭製。鈐印一。景昭之印。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明趙壽猿猴獻壽圖一軸

本幅絹本。縱三尺二寸一分。橫一尺六寸三分。設色畫叢樹下一羅漢。紫袈裟。兩手托鉢。閉目趺坐。草間跪一猿猴捧桃以獻。無款。鈐印二。壽。南山。

鑒藏寶璽。五璽全。寶笈三編。

謹案趙壽。字南山。工畫人馬。見書畫史。

